# 少妇淫

.

我叫朱静，今年27岁，是一个住家少妇，丈夫叫何俊夫，儿子何晓飞今年六岁了。

这是一个清凉爽快的星期六下午。在竹竿上挂上最後一件衣服後，我迎着阵阵微风深深的呼吸，顿觉精神为之一振！园子里的花草不多，但这刻眼睛可及的花草都尽是一片清新自然。一天下来，每星期一回的家务又告一段落罗！

「咕-咕---咕-咕---咕-咕---」可爱的鸽子在外面鸣叫着，噢！

三点钟了！待会我还要去接晓飞放学呢！

收拾了一下之後我匆匆洗了个澡，却才发现刚才把全部内裤都洗掉了，只有昨天新买的白色丁字绑带小内裤。看着这条小得不能再小的布条，自己也不觉有点好笑。

昨天，当我在那家新开业的内衣店里看到人偶模特儿穿上这小得不能再小的丁字型内裤时，真让我抽了一口凉气，这么一丁点的碎布就算是内裤了！

女店员：「太太，你喜欢这一件吗？你太有眼光了，这是我们品牌目前最新款、最时尚的款式，不单是女性客户，就连男仕们也很欣赏，都要买回去送给自己女友或太太的。怎么样？要不要试穿一下？」我：「不，不，我……我穿这个不好看的。」女店员：「太太，你太谦虚了，像你这么丰满匀称的身材，穿这种款式是最好不过了，能把你一身娇美的身段都展示出来。」我：「我……我身材哪里好呀！都生过小孩了！」女店员：「什么！你已经有小孩子啦？真的吗？你不是说真的吧？」我：「是真的，小孩子今年都六岁多了。」女店员：「哇，太让我羡慕了！我都没结婚，身材还比不上你，你真是天生丽质！这么好的身材可不要被那些土里土气的内衣给埋没了……再说啊，男人都喜欢新鲜刺激的……」经不住女店员的耸恿和殷勤服务，我终於下定决心把那小布条买了回来。本打算今晚才穿出来吓老公一跳的，唉！只好早穿上几个小时吧！还可以先试试感觉如何。嘻嘻！

然後我又穿上昨天出外的那套白色的短连衣裙，经过门口鞋柜上的镜子时我还不忘要再梳理一下。

哈！谁说结了婚的女人就会变成黄脸婆的？像那女店员说的，我这34D、25、35的身段和新潮的打扮，走在路上谁敢说我是个六岁孩子的妈妈呀？

回头看看可爱的猫头鹰挂钟才是四点！时间还早呢！可一出门口时阳光已开始变橙黄色了。对呀！已经是初冬的日子了，太阳早下山了，可天气还像秋天一样。

走在街道上，迎着阵阵凉爽的轻风，便不由让人想起恋爱的时候和老公在这附近散步的日子了，多浪漫啊！

可这呆子现在只是忙於工作，你说他，刚刚结婚时还会搞点土情调来哄我，可现在连结婚记念日都要我暗示明示他才有反应！是不是男人都这样的没有良心的？

想着想着，走着走着，原来已走得差不多了，时间刚刚好吧！已经看到井竹小学的天文楼出现在远处的楼丛之上了。

井竹小学座落在平安区的小土丘上，天文楼便是这里附近一个很好的标志性建筑。往上转入小学的这条弯道地势较高，现在可以让我在初冬的午後阳光下悠闲地欣赏着远近的景物。

可心上呢，还是想到那呆气的老公，而且越想越觉得他发呆的样子，讨厌，哼！周六晚上他要是不好好的疼我亲我一回，我可会狠狠地捏他的两只猪耳朵！

嘻嘻！

正想到可笑时，「铃-----」校内的下课铃声响起来了，那道红色的铁闸门向两边慢慢分开，不一会，一群群穿上深灰色校服、头上戴了顶灰色小圆帽的小学生们便三三两两的走了出来。

有的两个手拉着手，有的三、四个打着闹到处跑……很快就看到我的小宝贝晓飞正和同学挥手道别。

当他转身一看见我，便欢喜地挥着手奔跑过来，还边跑边叫妈妈。我心里又甜又乐的，这小宝贝长得比他爸英俊多了！我欢喜地蹲下来迎着想抱抱他。

可是晓飞跑到我面前不到几步，却停下来奇怪地低下调儿叫了声「妈妈」，然後瞪大了眼睛，咬着小嘴唇奇怪地看着我。

我双手托着腮向他微笑着，一时还不知道这小家伙为何这样奇怪地看我，但马上就看见前边不到五、六米处站着一个戴着老花眼镜的矮老伯，正在呆呆地往我这边盯着看，他虽然是一副笑脸，但脸上显然是色迷迷的！

一阵凉意袭向我两腿间处，我这才醒觉到刚才蹲下时太随意了，自己穿的是短裙子啊！而且里面只穿着一条小小的丁字小内裤！这么一蹲，腿间阴部便大大的暴露出来了！我脸上马上一阵热起来。

我这个做妈妈的太大意了，怎么能给小孩子看到这种事情呢！而且还冒失的给一个色老头视淫了我下体，即使不是完全暴露，但……真是羞死人了！！

我连忙站起来拖着晓飞回家。走着走着，不知为何，脑海里总会重复记起刚才那老头色淫淫的样子和那淫猥的眼神，我的心「噗噗」地跳了起来。我想，他那么色迷迷的，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拿我做幻想对像来手淫？他会怎样幻想我呢？

他会怎样来对我……哼！他年纪这么大了，还那么色迷迷地偷窥女人，一定是个好色又变态的老色鬼！这么一个坏老头，还有什么好想的！肯定会幻想我趴在他身前，然後……然後他就从後边把那东西……还用他那对又乾又粗的手摸我的……呸！呸！奇怪！我是中邪了不是？怎会想出这样的事！哪……哪里会有女人家这样去想，想到丈夫以外的男人怎样奸淫自己？我怎么会想到那种事去的……想起来也很恶心，好羞人哦！

噢，对了！说到底都是姐姐她不好，给我拿来那些色情录像带，说可以增进夫妻性生活趣味，教我和老公一起看，跟着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真亏她能想出这个馊主意！

可那天家里没人的时候，我……我忍不住好奇，就播放了一盒来看，那戏里头呀，女主人公还真够开放，和男人做那事真让我意想不到！一对一的、二对一的，甚至三对一的和男人做那事情。

还有……还有那些动作，还把那地方结合时的画面做特写，怎么会有人敢去拍这些羞人的片子呐！

当我正在胡思乱想时，忽然从後边跑上来两个小女生，她们经过我们身边时朝我打招呼说：「姐姐，你好！」啊！她们竟然叫我姐姐！！我……我！小孩子是不会说慌的呢！我心里顿时又甜滋滋的，一下子把什么都忘了。

走到半途，天上不知什么时候聚起了大朵大朵的乌云，转眼间头上整片天空已经又浓又沉的黑压压一遍，不会要下大雨了吧？

不用我猜了，几阵猛风刮过之後，滂沱大雨就不容分说地「沙啦沙啦」下起来！我拉着晓飞快步向前走，可一下子根本找不到可避雨的地方。

我们母子俩冒着密集的雨滴快跑，转过一个街道时，晓飞大声喊着说：「妈妈，过去哪边！过去那边！」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就在前头不远有一间大宅院，门前正好有块宽阔的檐篷可以避雨。

好不容易跑到那屋檐之下，我身上这身薄衣服都湿淋淋到滴水了。我扭着湿透的衣服拧出雨水，唉！天空暗得发黑，看来雨还要下很久呢！我这身白色衣服一沾水就等於是透明的，待会给别人看到可就太尴尬了！

四顾一下，这宅院很古旧的样子了，应该是老城区为拆除的古建筑吧，两扇高大的木门漆料斑驳，边沿部份都开始朽坏了。看上去以前是个富贵的人家。

「妈妈，我和你猜猜玩，猜一下大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好吗？看谁猜对！」太郎一边用脚踏着小水洼，一边无忧无虑地说。

我侧着头看他这么天真烂漫，便说：「真是傻宝宝！」遂随便地回答他。

唉！怎么突然间就下这场雨呢？我埋怨着，一边掀起裙子用手尽量地把可以拧的地方拧乾。

正当我们母子俩在门前狼狈不堪时，却有人从门後一道小窗上朝外边看，有一双骨碌碌的眼睛正往我那身透明的衣服偷窥我丰满的身体，并且心里盘算起坏主意来！

那时只听得「吱呀」一声，我连忙放下裙子转身看去，身後的木门已打开了一扇，里边闪出一个穿着棕色线衫灰色短裤、个头比我矮一点的胖胖的男人。

看清楚时，只见他是个方形的胖脸，秃着油亮的前额，两鬓斑白了，留着两撇小胡子，一双呆呆圆凸的猪眼睛，满脸横七竖八的皱纹，看上去有五、六十岁了吧！

「你好，我们躲躲雨就走，打扰您了！」我向他打招呼。

「呵！哪里话。这大雨看来要下好一会的，不如夫人您请到里边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吧！」那个阿伯蛮客气地说着，但那双猪眼睛却不客气地往我身上透视的胸部和腿间狠瞧。

哼！天下的男人都是这样，能占女人便宜的地方绝对不会有半点迟疑。但寄人篱下，我只好扮作不经意地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下挡住他的淫视。说：「谢谢了，伯伯，不好打扰了，我们站一下就成。」阿伯似乎知道我察觉到了，不好意思地堆着笑容，递上手中一条乾毛巾说：

「哦，那也不要着凉了，用来擦一下吧！」我接过毛巾微笑答谢：「谢谢你！」我转身蹲下用毛巾给晓飞擦着身上的水，然後就在自己头上和身上较湿的地方擦拭。没想到那阿伯竟趁我不在意时也蹲下来，在我身後窥视，我一点也不为意身後竟然受到色狼的淫邪目光非礼！

突然，一块暖烘烘的东西贴到我湿冷的屁股上，我吓了一跳！不知是什么东西。转身看去，原来是那个阿伯伸手来摸我的屁股。天啊！给色狼这样明目张胆的吃豆腐我可是第一次！一下子又怕又急，不知如何反应！

而那阿伯却毫不顾忌，还笑着问：「夫人，这样是不是暖和一点啊？」说着时，他的另一只手还撩起我的裙子，手掌直贴着我的屁股沟摸索。

我这时穿的是一条需要系绳结的小布内裤，就像一些比坚尼泳装一样，所以屁股百分之九十的部位都会暴露着。天啊！本来打算这性感的打扮是让老公欣赏的，现在却给这老家伙占了便宜！

看着他色迷迷的丑脸，一双凸出的猪眼睛贪婪且肆无忌惮地看着我的暴露肉体，我又气又急，心里想说：「住手，放开我！」但在大街上的公众地方被一个色狼公然搔扰侵犯，却是万万没想到过的事，一下子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当我想到要叫喊或是先把他推开时，那阿伯好像抓到了我的心理似的，他得意地说：「你真是大胆啊，穿着这么暴露的内裤，是不是想勾引男人干你啊？快向我坦白坦白，否则我可要告诉你丈夫，说你故意来勾引我啊！」他刚说完，一只手掌已顺势向下直探到我屁股间去了。

我失声低叫：「啊……不要！」见他如此猖狂，我慌忙低声叫了出来，可换来的却是心里猛地一跳！因为他粗糙的手掌探入我娇柔滑嫩的股间後，马上用一只手指着意地按住了我的菊门！

（怎么……不……不要这样！好痒……好……好变态哦！这个变态阿伯！竟然……）我瞪了他一眼，可他却嬉皮笑脸地看着我，给他这样看着，我反而害羞地低下了头。

这时他又用手指在我的菊门上按了几下，（噢！不要！）我心里呼叫着，但奇怪的是，除了心里感到受辱之外，当他手指接触到那地方时，传来的竟会是一阵阵难以言状的刺激感与痕痒感。

我……我又怕又羞，但身体的反应却在说很受用。那阿伯给我带来了一种羞耻的但很兴奋的激动感！

（不，不行，我怎么能乖乖地听任这老家伙来侵犯自己！）我回过神来，但他已经一下子把我内裤绑在腰间的那个活结扯开，用力一拉，「嗖」地把我的小内裤拉脱拿走！

我急忙用手护住阴部地带，惊慌失措地说：「哦技桑，你……你不能……我是……不要……请……请你还给我……我……你……」谁知他却当着我面把内裤裤裆部份放到他那长满疙瘩的狮子鼻前深深一嗅，淫笑着附在我耳边说：「可以还你，但是你得先来吹吹我的鸡巴，要不然，我可要把它拿给你丈夫看，说是你送给我的！嘿嘿……」（鸡……鸡巴！鸡巴，那是A片里经常出现的对男性生殖器粗俗的称呼。至於吹，那……那是指女优与男人性交前必定先用嘴替他含吮阳具……他要我给他「吹」，那岂不是叫我学那些女优一样的含住他的……口交？）我不禁想到，我给他吮过之後，他一定会学影片里边的男人那样，在我给他吹到要射精时，就会将精液射在我嘴里或是朝我脸上射来，涂得我满脸都是他浓浓的黏黏的精液……（是那……那样吗？要是这样话，那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我老公都还没有这样要求过我呢！）我正在茫然时，阿伯这已躲在门後，将那木门虚掩，留下半尺来宽的空隙。

他站在阴影中，我顺着他手上的动作方向看去时，只见他把裤子往下一拉，另一只手已把一根棕黄色、长得又弯又粗、龟头肥肿的紫黑色阳具掏了出来！

那根阳具，你可说它是条老熟的黄瓜，又涨又肥；也可说它是一截丑陋突兀的怪蛇，又丑怪、又吓人的东西，比我老公的难看多了，但老公的却……却没有他这么粗大。它，真的很粗大耶！

阿伯见我看得入神，得意地用手套弄了几下向我示威，那双猪眼放射出的淫光不禁使我心头紧张：这……怎么有一种被他慑住了神的感觉？是威慑还是……当他双手把裤子拉下来，教那阳具在我眼底上下点头晃动时，我开始身不由主了，自动地蹲下来往前向它靠近。

「哦，对了，快些来尝尝我鸡巴宝贝的味道吧！」阿伯急色地鼓励我说，还将腰向前送，那东西便向我嘴巴凑上来。

唔……一股难闻的尿燥味直扑鼻尖！但……但我已经鬼使神差地微微张嘴，嘴巴一下子就被他肿涨的大龟头冲了进来。

阿伯动一动腰，示意我继续含进去，我张着嘴，不自觉地学着影片里那些女优们的模样，一只手托住他的两颗鸡蛋大小、疏落地长着卷毛的睾丸，另外一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握成圈状套在他的鸡巴根部，开始一下下的让它在我口中进出。

想不到我每天偷偷观看的那十几套A片，竟在不知不觉间教会了我这一套好「手艺」！

「啊……好爽哟！「哦桑」原来你这么会吸鸡巴。」阿伯十分享受我的服务之余，一边还轻声说着那粗俗不堪的淫话，听得我心跳脸红之余，也教我又羞又想！

他又臭又丑的鸡巴把我嘴巴塞得满满的，龟头已直顶到喉咙了，却还有一截吞不进去。不知是口水还是鸡巴分泌出来的脏水，一丝丝地从我的口角挤出沿着下巴直流；他那肥油油的肚腩下长着那堆粗硬的阴毛，不时刺得我鼻子发痒。

不明所以地，我却感觉有种被需要的渴望，好像很想满足口内那条肉虫。我更似乎耍出了看家本领似的，学着电影里的情节尽心尽力地施展起来。

当我在门前为阿伯卖力地口交时，晓飞却不知我正给一个老色魔玩弄，还在自个儿跳水洼玩着。

突然晓飞叫了起来，我和阿怕都吓了一跳，我连忙吐出那阳具转过身去看个究竟，原来在不远处有一个女人拖着一个小孩在大雨中缓缓走了过来。仔细看清楚，原来是我家邻居高太太和她女儿小纯。

晓飞大声向她们打招呼：「阿姨您好！」又说：「小纯，你怎么现在才下课耶？」高太太走了过来，见我们满身湿透，便问：「白太太，你们怎么在这里避雨啦？」这时我已用身体挡在木门前，生怕那阿伯露了脸，并整理了一下衣衫，好在天色暗了不少，否则下体的毛发一定会透过衣服让她看到了！

但我还是保险地稍为侧身掩饰，装作从容地回答说：「真不巧，身上没带着雨具，所以在这里避一下再走吧！」「啊！」突然地，一股暖气从我屁股後面向腿间吹来。可恶！明知有人在，这变态的老家伙以为别人看不到，竟然就在门後把我的裙子掀高，然後往我腿间吹气！他又连吹几下，我顿觉下身一阵痒痒的很难受，顿时呆了一下。

高太太似乎看到我表情怪异，便关怀地问：「白太太，你没事吧？是不是着凉了？」我的意识从恍惚中恢复过来：「哦，没什麽--」慌忙中心里有个念头，便开口说：「没……没事！高太太，可不可以请你先把晓飞带回家，然後让我先生来这里接我？我怕这孩子要犯感冒呢！」我不知怎地这般说。

高太太爽快地答应说：「好，那我先把晓飞送回家。晓飞到小纯旁边来吧！」「哈以--」晓飞边答应着边走到她们的雨伞下，然後向我挥手：「妈妈，你要快点回家哦，不要到处玩啊！」「回家後要马上换衣服哦！」我嘱咐他说。

高桥太太领着两个小孩子走了。看着他们一走，我心里马上矛盾起来……他们渐渐走进雨雾中去了，我才转身向躲在门里的阿伯说：「「哦技桑」，你……请你把内裤还我吧！」那阿伯原来这时正从我腿胯间向雨中远去的人看着，听到我这样说时才站起来，他狡猾的奸笑着说：「可以，不过在你丈夫来接你前，你就先到我家里坐一坐取取暖吧，别客气了！那内裤嘛……等下再还你不迟！嘿嘿……白太太。」说完，阿伯就用力拉住我的手将我扯进屋去。

说是我被他硬拉，不过心里也不知自己为何竟会听任其拉着走了进去。我被他带进院子里一间放杂物的小木屋内，当门「卡！」一声关上时，我知道自己开始後悔了。

阿伯上前要抱我，我急忙转身躲开：「不……不要，请你放开我吧！「不要啦」。

但话未说完，已经给他从後抱住了。

「夫人，你还想装什么，刚才你吸我鸡巴吸得很舒服吧？你明明是很想要男人的鸡巴，是吗？呵呵……给我猜中了吧！」「你胡说！快放开我，我要喊了！」我挣扎着说。

纠缠中他双手已顺利地拉下了我上身的衣服和奶罩，一只手托住我一只奶子揉搓，另一只手则迅速掀起我的裙子，一手捞住我敏感的三角地带！

阿伯嬉笑着说：「夫人，你这对奶子又圆又大真好玩，好滑好嫩喔！」「呀！不要啊……」女人两处敏感区被突袭，我还真有些抗拒，於是用力反抗。他想不到我突然发难，可我挣脱开後却一下慌乱地趴跌在地上，阿伯从後又搂了上来，四肢如海星一样将我夹得死死的。

「啊！不要……」我呻吟着，敏感地带再次被他两手左右开弓侵占着。

「哦……放开我！」我叫起来。这时阿伯正用两只手指揉着我那禁地入口，使我一下子酸软欲晕，我勉强地扭动下身想碍着他肆意而为，可是……可是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撑多久了，我的身心已经开始酥软，反应已经不能自制，只知道自己的叫喊逐渐变成了低吟声。

「给我摸得爽吧？「夫人」，嗯？嘿嘿，肉洞又热又湿，开始流汤了！是不是想要我的大鸡巴呀？」他说着，手指又往我阴道深深地钻进去。我心里又羞愧又焦急，这样下去，我铁定要失身了！

耳边又听他说：「来吧，让我再给你弄深入点，等你水洞湿淋淋了，待会我的鸡巴便容易替你塞得又满又涨的哦！哈哈！好吗？呵呵呵……」不知如何，我已被他放倒在那垫了一张薄毯的地板上，阿伯已趴上来压住了我，并伸出舌头朝着我红嫩的奶头猛舔，然後肥厚的舌尖绕着乳晕舔弄，又像狗一样把舌头长长的伸出来，一下接一下的上下左右逗弄着我两粒奶头。

「夫人」，你这奶头怎么会又圆又涨啦，是不是要流奶水了啊？不如就给伯伯我喂一下奶好不好？呵……」不等我反应，阿伯便张大嘴一口把我左边的奶头给吸住，「唧唧」有声、津津有味地啜吸起来，两手还不忘一个劲地揉着来给我催奶！

我的胸部给他吸得酥痒难当，自觉两乳发涨、奶头硬翘，吸得我很舒服、很受用！但心底里还在理智地告诫自己，不能让他这样下去，你还有一个爱你的老公，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样是对真爱的背叛，对婚姻的违誓。

「啊……放开我，不要这样，我先生就要来了，放了我吧！」我尽力地将这句话说出口，可是却反而提醒了吸得正起劲的阿伯：「呵呵……白夫人，你的意思是叫我抓紧时间？好啊，但这里我还没有尝过鲜呢！」说着，他身体往下一缩便伏到我两腿间，而双手却穿过我腿弯处，然後手臂一曲，牢牢地扣住我的大腿，跟着将他上身伏到我大腿根部。

我吃了一惊：（这动作不正是电影里男人在给女优舔……么？现在……现在他也要……）「哦！不行……」我紧张地扭着腰要躲开，可这样似乎更让阿伯动心：「呵呵……「夫人」你也喜欢这玩意？好呵！让我尝尝你肉桃的味道。」他才说完，我便感到阴户传来阵阵刺痒，因为阿伯正用他下巴的短硬胡子磨擦我那处的嫩肉，我紧张地想避开，可大腿给他用力扳着动不得半分。

这种好像给人绑住了来搔痒的滋味令我又急、又气、又痒，但又很舒服！阵阵的晕迷让我脑际空泛起来，好像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呀……呀……啊……」我脑海里一片空白。

阿伯那湿滑燥热的舌头，发狂似的在我肉洞入口处和周围的敏感区不停地舔扫，时而犁庭扫穴，时而拨草寻秘，每一下撩动都让我下身随之发出一阵酥麻的颤抖痉挛。噢！男人的舌头原来还可以这样灵活！

「唔……唔……呀呀……呃呀……」除了以低呤来减缓那无奈，我双手只有无助地用力拉扯着身下的毯子，眼睛想看又不敢看地半眯着。

瞧他那半秃的头在我腿间乱磨蹭，我的肉洞内就像给一条活生生的蛇或是蹦蹦跳的鱼塞了进去，为了活命，它得拚命地钻、拚命地扭……真痒死我了！

我心里十分矛盾：（老公，你若再不来救我，我……我可要给这老男人弄上手了。他现在正舔着我的肉洞，那是你从不曾舔过的地方。哦……老公，他舔得好深、好用力啊！不要……）此时，那阿伯边舔，还边伸出手指来撩我的肉洞，把湿淋淋的小洞洞弄出淫秽的「唧……唧……」声音。阿伯这么用力吸吮，该把小肉唇都吮得充血涨大了吧？那地方正敏感得难受极了！

「很爽吧，是不是？「夫人」，你这肉桃嫩兮兮的真可爱又馋人，呵呵……你看它水汪汪、滑溜溜的，我忍不住要干它罗！哈哈！」阿伯逗了我没几句又再继续舔弄，紧贴得几乎是要把脸陷进了我的小穴里似的，大嘴巴吸得我那地方相当肉紧，我全身有如触到电流般失控地颤抖颤抖再抖动。

我知道心里开始渴望，全身也便放任由人了，但……但是，这是属於我老公的地方，我现在已是非常对不住他了，自己怎能还会渴望别的男人来搞？！

（不，这不是真的！我怎会想要这个爷爷级的男人来和自己干那种事呢？）在我仅有的一丝理智正与意识抗衡的时候，忽然我的双腿被分得更开，而且小腿给两只火热的手掌抓住向上提了起来。那个动作……噢！阿伯要……他要来奸淫我了！我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不要！」我惊叫一声，看清时，阿伯已做出一个我和老公做爱时常用的体位，而这次小腿还羞人地给他扛到两边肩膀上去了，阿伯正准备压下身来，一个东西在我的股间不停地滑动触碰……（他在找寻入口了！）我心里急呼，刹那间，下意识地扭着腰，一只手马上去护着禁地入口，一条热烘烘、硬梆梆的东西随即戳了我的手背一下，是……是他的鸡……鸡巴！！

不知是惊怕还是什么，我竟马上将手缩了回来，那阿伯接着弯腰俯首，一口叨住了我一只奶头就吸，两只肥油油的手将我正要抵抗的双手重重地按贴在地板上，我使劲想扭脱时却再扭不动了！

我哀求他说：「老伯，求求你，放了我吧！不要啊！我是有丈夫的，他就要来了，不能被他看见！」阿伯却松开嘴里吸着的奶头，奸笑着说：「呵呵！就是嘛，趁你丈夫没来之前，我们赶快弄一两回，这是我们的缘份啊！夫人，你又不是头一回，还是那么怕羞！看你脸上红卜卜的，真让我爱死了！心肝肉，你放心，我会把你弄得很爽的。哈哈！」「不！我不要！不行的！」我急得直摇头。慌乱中瞧见他毛茸茸的小腹下那条粗大的丑八怪，它……它那紫黑紫黑的大怪头上，张开的大嘴已馋得流出口水了。

（啊！它……它好像是一条要把我生吞活剥的大怪蛇，好大、好粗壮喔！）阿伯这下抱紧了我，下身已经随即挪动起来了，那根丑东西就在我双腿间探动着，大腿内侧马上给这杆热棒灼了几下，然後……然後它…我……我感觉到穴口几次被他那大怪头给顶到了！我连连叫苦，以为这下无望了，它就要插进来了！

但阿伯却不是马上就插进来，他先反覆地顶紧然後又松开了好几次，好像在逗我玩。

说也奇怪，这将进未进的逗弄反而增加了我下身不自禁的渴欲，它那热乎乎的灼热感让我全身也好像被点燃了起来，驱使我经不住想恳求他把那根东西插进来烘乾我潮湿的心、燃烧我滴水的情！

（老公，我不行了！他那东西已经找到了禁地的入口，我那地方已经不由我自主了，我护不住了，你原谅我吧！）我在心底对老公忏悔。

突然，那大怪头又一次顶住我的肉唇不动，然後再轻轻地研磨着我肉洞旁的地带，一下接一下……讨厌！研呀……研得我禁不住想要迎接它进来。我紧咬着下唇，强制自己想要扭动向上挺的屁股和想要叫出口的声音。

阿伯似乎看穿了的我心事，得意地说：「呵呵……夫人，你真是口不对心，想要了是吗？好啊，骚婊子，老公给你动真格来罗！」说完之後，他就慢慢地降低屁股往我压来，将肉棒推进来了。

（肉……肉唇给撑开来了！噢！那大怪头它……它……它好大啊，撑开入口了！

啊……好热！）「啊……不能这样！不要这样！」我作出最後的请求。他这一进来，我已觉得自己乏力难抗了。

「嘿嘿！夫人，你儿子都这么大了，还怕羞？像你这么淫荡，我就不相信你在外面没有其它男人。嘿嘿！」我希望他发善心，於是尽力平静地说：「我……我除了丈夫以外，真的没有跟其它男人做……做……这事……」可我说到这里又说不下去了。

阿伯听了反而兴奋，奸笑着说：「嘿嘿！是这样吗？呵呵，那我可要用我的大鸡巴来代你丈夫奖励你了！我得尽力服务你一下才行。哼哼！」「「老伯伯」，你行行好，放过我，我不会对别人说你……这样对我的。」我不无难过地说。

「呵呵……「夫人」，你放心好了！只要你听我的，我当然也不会说你和我这老头子今年今月今日一起在杂物房的地板上交配的事啊！呵呵！」阿伯他竟狡猾地反咬一口。

无赖！无赖！我无话可说了，只任由他努力地一下一下将粗大的淫具往我下体插进。那逐渐涨满的快感不可否认已把我给征服了，往下除了呻吟外，我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他紧紧压着我，一送一抽，连绵不断地用力干着男人原始的抽插运动。他还不忘诱发我说：「「夫人」，你真是个淫货，这么棒的身材只给你老公一个人享用实在太浪费了！呵呵……你看，我来给他帮忙看管看管不是挺好么？」说完，他故意着力地顶送了几下，使得我们的交合处发出几下「唧唧」声，而这微小的「唧唧」声在这狭小的杂物房里便成为巨响，在我听来更是刺激和刺耳！

阿伯又接着说：「听见了吗？「夫人」，你说是不是啊？哈！」说实话，我已被插得身心瘫软、遍体酥麻，阵阵欲潮汹涌而至了。心灵上、肉体上都只想他更狠狠地干，让我快点解脱！

光这么想，阴道就不禁紧张地收缩了几下，老家伙一边抽插一边得意地问：

「哎哟！紧死了！紧死了！孩子都生了，怎么那小洞洞还这么紧啊？还会夹男人的鸡巴！哈！夹得我都快要不行了。」阿伯越干越用力，干了一阵就叫我翻过身，他命令说：「趴着，用手撑着地板，但只可单膝跪着。」「你……你想怎样？」我羞涩地问。

阿伯十分得意地说：「我要和你像路边的野狗般交配，我要从後边狠狠地干你，好不好啊？哈哈！」他说完後便搂住了我的腰，另一手将我抬起的脚向外提起，我就像一只母狗的模样，给他这只老癞皮狗从後面插进来，如路边交配的狗只一样了。真恶心！

但……但感觉又很刺激嘛！

这样给干了一会，我已完全出於顺从地配合，不知怎地，我忽然想起那些A片里有一套剧是讲女主角的老公出差在外，她善良可爱，但就因为纯真而被邻居一个独居的老头骗奸了。

後来，那老头还招来其它的男邻居来轮奸她，女主角从此就成为附近街道的公妻。我……我可不要变成她那样的结果！

阿伯从後插了我好一会，又把我的脚放下，乾脆让我四脚爬爬的趴着，他几乎整个人伏在我背上，正像快要完事的公狗，为急着完事而狼狈地摆动屁股使劲地插。

「再夹紧点！淫货，用力夹！」他命令着，我也不知怎的竟意会地使阴道的肌肉绷紧。这一来可激动死我了，阿伯那肉棒哪里能夹得紧，一用力收紧它就似乎越涨越大，再给它一抽一拉，带来那巨大的酥爽滋味简直要让我昏死过去！

阿伯他呢，看上去好像也很受用，手掌连连用力抓紧我屁股，并不断低声哼叫：「噢！噢！骚货！夹死老子了！噢！」我两边屁股都给他掐得现出红红的手印。

从这刻开始，我便觉得他每次顶送时都会更进来一些，我下面都快给他顶破了！快！再快！噢……痒死我了！下身那股浪潮已咄咄迫近，我终於呻吟起来：

「啊……哎……啊……」给男人这样干着，虽然A片里看过很多，但我怎会想到今天真的给一个男人弄起来时竟这般受用？而这男人却不是自己的丈夫！

迷乱不已时，我赫然发现旁边不远的地方有块长宽约两尺余的方型镜子，斜倚在一个木柜前，那镜面竟端端正正的反映着我和阿伯这时的动作！

噢！羞死人了！看着阿伯从後按着我的屁股，粗腰又快又狠地向前向後运动着，将他的鸡巴不停地在我肉洞中抽拉，我则俯伏在他身下，乖乖的任由他干弄。

被他这样抽插了百多下後，他几乎是伏在我背上了，两手抓紧我的小腰作支点，两条跪在地上的毛腿不停地摇晃，腰肢使劲地前後摆动。

最……最羞人的，还有……还有他那根在我股间送进抽出的粗大东西，这时从镜里看去，那根东西好像是直刺刺地戳入我身体的一把刀。

我看着它一下下地宰割着自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这个丑陋阿伯像街上的狗只般野合在一起，这一切好像是在看着一出由我自己主演的A级电影！

那阿伯真是可恶！一会是又急又快的顶送，一会是又狠又深的抽拉，还一边捏我两只奶子、用口咬我嫩滑的肩头，真是弄得我又痒又痛，耳际不时听到他肚脯拍打我屁股的清晰、明快的声响。

（这不都是影片里女优的遭遇吗？啊……这份感觉我要怎样形容？对不起！

老公，人家浑身上下都给这淫棍给糟蹋了！）「呀……呀……」他快顶死我了，一下下都好像要顶进子宫里去似的，我就快晕厥过去了！而他正开始加快速度，紧接着是一味地用密集式而短促的抽送动作，灼热的大怪头刮得我那里既是涨痛又是舒服，既是爽快又是难受！

「哦……哦……呀啊……啊啊……呀啊……啊！！！！」我疯掉了吧？怎么自己竟会发出像影片里的那些女优这么专业和投入的叫声了！这是在取悦自己还是在取悦那阿伯？

这时候他抽动的频率很快，但是没有把淫具抽出来多少，只是猛地往里送，龟头一下下地戳动我的子宫口，好像它要撞到里面去。

这几十下要命的触碰，弄得我死去活来，几乎不间断的巨大刺激由子宫直传到脑际，我整个人轻飘飘的如飞翔在太空中。

（他真的要插到我子宫去吗？啊！他真能插进去吗？如果插进去，那……那是什么滋味呢？从不知道男人那东西竟能让人有这么欲仙欲死的滋味啊！全身的敏感神经是不是都全部集中到下身去了？怎么完全没有了其它的意识？……）恍惚中，我是一只需要不停与男人性交、渴求他用淫具插弄的生物。

一阵激烈的舒服信号，由下身开始漫延了全身每处神经线。那是不常有的高潮感觉，但为什么我和其它男人做时，它会来得这么快？

我的头也发麻了，满足感取代了一切，以至於……以至於没有留心那阿伯正在急切而有目的地将我全部占有。

无意识间，阿伯突然一下将阳具用力尽根的插了进来，并把我用力地搂得紧紧的，屁股好像发狂地顿了七、八下吧！我感到那大怪头顶着我的子宫口研磨了七、八下後，马上抖颤了好几下，阿伯也跟着全身颤抖。

（啊！他要射精了，他要把精液直接射到我子宫去！啊……不，不要！今天是排卵期，他会让我怀孕的！不能这样，我已经给老公戴上绿帽子了，不能再怀上其它男人的孩子！）我心里一阵恐慌，但随即感到一股热流瞬间激注入我下体深处，热辣辣的灼痛扩散至整个子宫。

那感觉就像是你往热水浴池里跳，先是像给暖烫了一下後，热力渐渐传递扩散开来，全身顿时温暖舒适！那种无以名之的满足，带动着一种原始激荡和快慰，欢快地向整个人袭来了。

「啊---」我只知道最後轻呼了一声便软下身子爽昏过去！失去知觉前，背上传来阿伯如释重负的牛喘声，还有双乳给他掐紧的麻痛感。

也不知什么时候，一阵凉意让我清醒了过来，看到来自窗外的一道亮光，正照着我淫乱濡湿的下身。

旁边一角，那阿伯在穿着衣服并打量着我的裸体，我有所醒觉地连忙抓过身边散落的衣服赶快穿上，这时，阿伯已将那木门拉开，一阵凉风马上让我完全清醒。

奇怪了！刚才还是「哗啦哗啦」的下着大雨，怎么现在天空竟下起白花花的雪来了？也想不得那么多，我低着头揪紧还未扣上的衣襟，尴尬地走出杂物房。

阿伯随後跟来，我於是快步走到大门前，这时他从背後赶了上来，一下又把我搂着，他双手再次侵袭我的敏感部位。

我鼓起勇气说：「请你放开我！」阿伯反而加大了手劲，并附在我耳边说：

「「夫人」，什么时候有空就过来避雨吧！我的鸡巴在等着你！」我一听，心里一慌，不知怎的来了力气挣脱了他，不顾一切地推门出去。

门外雪花遍地，但我看到的是一片不洁的白色！我抬头一看，不远的路上，有个人拿着雨伞快步走来，我定神一看，太好了！老公终於来了。可是……老公你也来晚了！

我鼓起勇气向他挥手：「老公！我在这里！」老公一路走一边说：「我来晚了，对不起！有没有冷着？」我心里有点着慌，连忙回答：「没有，什么都没有……」为免他知道我曾经在这家逗留，我便想走上前去迎他，谁知地上下了雪後够滑溜的，我的高跟鞋在那地上站不稳，就地一滑，竟然摔倒在地上，而且是两腿大张把裙子撑开的那种。丑死了！

「亲爱的，你……你怎么……？」老公这时吃惊地问道。

糟！我…我刚才慌乱乱地匆匆穿上衣服，却没有想到向那阿伯讨回内裤，这时全曝光了！我一时呆在当场。

老公语气关切，紧张地问道：「你怎么会不穿内裤就……」「我……我……」我无言以对。

我怎么会不穿内裤？那当然只有我自己和那躲在木门後面一边嗅着我那小内裤、一边奸笑的阿伯才知道了，但我又怎么对他说呢！

【完】